

## 儘管受到政治強烈反對，社交情感教育仍然持續存在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澄清：本文已更新，以澄清社交情感學習（SEL）能力並未被納入每州的官方政策，[僅是]有些州已採用 SEL 能力作為指導或框架。

2023 年 2 月，蒙大拿州眾議員洛拉·謝爾頓-加洛韋（Lola Sheldon-Galloway）提出了一項禁止在學校進行社交情感教育的法案，認為強調情緒調節、健康人際關係和同理心的課程侵犯了父母指導子女成長的權利。

然而，在 2023 年 2 月 27 日教育委員會就該法案舉行的聽證會上，教育工作者、立法者和家長們紛紛發表反對意見，到聽證會結束時，謝爾頓-加洛韋這位共和黨人改變了主意。

「老師們強力且明確地表示，他們相信這個項目是一個優秀的項目，並且它正在學校中以良好方式使用」謝爾頓-加洛韋在聽取了一個小時批評她法案的意見後說道：「也許我對此沒有清晰的認識，因為我只是想討論人們長期以來一直在問我的問題——什麼是社交情感教育？所以，你們給我很好的指教」。

委員會最終擱置了該法案，但討論突出了三個相互交織的主題：對什麼是社交情感教育的困惑；近年來它所產生的政治反彈，與批評種族理論等其他政治避雷針有關；最後，一旦解釋清楚，反對意見是如何軟化的。

通過社交情感學習（SEL），學生可以學習管理情緒、設定和實現目標、發展健康的身份認同、感受和表達同理心以及維持積極人際關係的技能。

根據倡導社交情感教育的全國性組織「學術、社會和情感學習合作組織」（CASEL）的說法，現在每個州都以某種方式將社交情感教育納入其學術標準。

「但是保守派家長權利運動通過反對 COVID-19 學校關閉和安全預防措施（如戴口罩要求）而起步，現在已將 SEL 作為其目標之一，混淆了關於 SEL 是什麼、如何使用以及如何幫助學生的訊息」CASEL 傳播副總裁賈斯蒂娜·施倫德（Justina 施倫德）表示。

施倫德說：「有一場蓄意的誤導運動來自政治動機，這些團體往往並不代表絕大多數家長，但可能擁有響亮的擴聲筒，背後可能有資金支持。」

### 哪些州將 SEL 納入其標準

近年來，SEL 迅速發展，其需求不斷增長，作為補充治療和幫助預防精神健康行為問題的一種方式，這些問題自學生從被迫隔離的 COVID-19 停課返回學校以來就不斷惡化，剝奪他們面對面的社交互動。

所有 50 個州都已將 SEL 能力納入其指導至少學前班學生教學的框架或標準。有 27 個州將 SEL 能力作為所有學生（從學前班到 12 年級）標準的一部分。其他州則主要為低年級學生制定了此類標準。

大多數州都是在最近採用了 SEL 能力標準。根據 CASEL 的數據，有 45 個州在過去十年中首次採用了 SEL 能力標準，有 15 個州在過去三年中擴展或採用了 SEL 標準。密蘇里州目前只為學前班制定了 SEL 標準，該州中小學教育部發言人表示，密蘇里州正為幼兒園至十二年級學生制定此類標準，會於 2023 年八月採用。

施倫德說，對 SEL 的支持源自人們對這一概念以及它如何能帶來更好的學習成績的認識不斷提高。

研究表明，有效的 SEL 不僅能改善行為，還能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研究表明，從本質上講，社交和情感技能更強的學生往往學習成績更好。

根據《教育周刊》研究中心 2022 年 10 月的一項調查，絕大多數學校都以某種形式教授 SEL。有些學校將 SEL 融入學術教學，並明確留出時間進行 SEL 教學。同時，其他學校僅將其納入學術課程，而另一些學校則明確為 SEL 教學留出時間，但不一定將其納入學術科目。

施倫德說：「2019-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我們看到 [SEL] 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這是學區和學校領導的首要任務之一。CASEL 收到了據說來自學校、學區和各州數量空前的電話」。

但隨著 SEL 的普及，政治上的強烈反對以及對其實際含義的誤解也隨之而來，州教育機構、學校領導和教師不得不向不熟悉 SEL 的

家長和社區成員解釋 SEL 問題。

### 錯誤訊息導致混亂

在支持蒙大拿州禁止 SEL 法案的兩組公眾評論之一中，蒙大拿州黃石縣「自由媽媽」(Moms for Liberty) 分會主席阿爾巴·皮門特爾 (Alba Pimentel) 表示，學校利用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的社交情感學習調查，強迫推行父母不希望學校教給孩子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

皮門特爾 (Pimentel) 在 2023 年 2 月 27 日的聽證會上說：「當我們作為家長教授社交情感教育時，我們不會為我們的孩子灌輸性別意識形態、壓迫言論或[所謂]社會正義。孩子們應該在沒有任何目的或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安全地學習技能」。

這些話題通常不是 SEL 課程的一部分，但在「自由媽媽」(Moms for Liberty) 和「家長捍衛教育」(Parents Defending Education) 等家長團體中，這樣的抱怨很常見，這兩個團體都是在新冠疫情之後成立的，是保守派家長權利運動的一部分。

施倫德認為這些指責是蓄意的誤導，並表示將真誠的擔憂困惑與誤導區分開來非常重要。

她說：「我認為作為一個社區，我們必須齊心協力才能實現復興。當我們被教室裡的所有政治噪音分散注意力時，這只是一種不幸的干擾」。

CASEL 通過舉辦圓桌討論會，努力與家長就社交情感教育進行直接交流。施倫德說，通過這些努力，該組織發現家長們希望有更多的社交情感教育，他們希望以基於證據的方式有效地進行學習。

堪薩斯州教育部學習氛圍與健康項目經理肯特·里德 (Kent Reed) 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2012 年，在獲得州議會和州教育委員會兩黨支持後，該州首次採用了 SEL 標準，並將其稱為社會情感品格發展。

近年來，里德發現自己不得不更頻繁地解釋該州的 SEL 標準，因為家長和社區成員對這些標準對學校的意義感到困惑。

里德說：「有時，人們懷抱著預設在尋找問題，有些事情容易引發爭議——SEL 就是一種。……但是，反觀我們在勞動力發展、高等教育、提供安全和支持性學校氛圍的法規方面所做的工作時，幾乎每

個人都能接受」。

### 清晰度是關鍵

當人們向里德詢問有關 SEL 的問題時，他總是指給他們看一張圖表，上面顯示的是堪薩斯州 SEL 框架中的一個特徵輪盤，名為「堪薩斯人的能力」(Kansans Can Competencies)。該輪將 SEL 技能分為三類：內在、人際和認知，並列出了每一類中的技能。

例如，學生要學習毅力、自制、自我保健和好奇心等內心技能；適應力、自信、團隊合作和同理心等人際技能；以及創造性思維、時間管理、組織能力和解決問題等認知技能。

他說：「我會拿出特徵輪盤，然後說：『好吧，告訴我你不同意這些特徵中的哪一項，哪一項能力』」。當他們開始審視這些特徵時，我會說，『會是目標設定嗎？你不教這個嗎？時間管理呢？』」

里德說，幾乎每次談話結束後，人們都會對 SEL 有更深入的瞭解，並減少憂慮。

施倫德說，各州和學區可以為自己的社區開發類似的工具。

她說，各州和學校還應該建立與家庭溝通的渠道，因為他們面臨著誤導宣傳，這是消除誤解的一種方式。

施倫德說：「我發現當學校、學區和州政府與家長接觸時，他們幾乎總是將社交情感學習標準作為其整體策略的一部分，因為這對所有家長和家庭都很重要」。

施倫德指出，反彈並非始於州級，也並非止於州級，而是經常發生在地方。她說，各州應該幫助學區創造機會與家長和家庭就 SEL 進行公開對話。

俄亥俄州教育廳發言人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該州教育廳已在其網站上公佈了 SEL 標準，並明確表示最終決定權取決於地方學區來採用這些標準。

撰稿人/譯稿人：Libby Stanford & Caitlyn Meisner/翁而真

資料來源：Education Week (2023.7.27)。

<https://www.edweek.org/leadership/social-emotional-learning-persists-despite-political-backlash/2023/07>